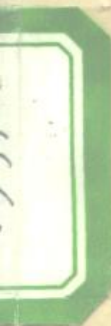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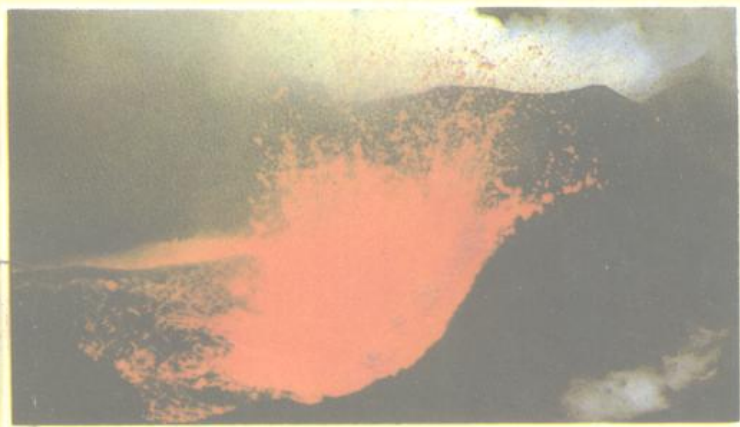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马国亮集：
生活之味精



马国亮集：
生活之味精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马国亮集:生活之味精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32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7-5432-0092-0/I·9

定价:4.5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薰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持，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卓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叙说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慕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馴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趋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说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体整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在三十年代小品文盛极一时的当儿，有一位青年编辑的作品时常在《良友》、《大众》、《人间世》、《现代》、《自由谈》、《青光》、《妇人画报》、《旅行杂志》、《华安》、《华美》、《一角丛书》等出版物上发表。他的大名叫马国亮（1908—），字希白，广东顺德人，供职于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他的小品文字大都是“偷闲”弄出的东西，但不乏读者，还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1929年11月，他借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向读书界推出了第一部散文小品集《昨夜之歌》，题辞有二，

其一曰“献给梦里的安琪儿”，其二曰“我捉住那歌声的记忆有如那瞽者握住了他相依为命的竹竿，从迷雾迷漫中寻找我失去了的道路……”。由此，是不难想象他的调调儿的：涉世不深而强做愁滋味，浪漫而伤感，用最华美的语言和最精致的结构爬梳着他的年青的心绪，以衬托人生的乖蹇。和忧郁的昨夜告别之后，马国亮的主要散文小品多数收在《给女人们》(1931)、《生活之味精》(1932)、《再给女人们》(1933)、《偷闲小品》(1936)和《春天！春天！》(1945)之中。前四种仍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刊行，后一种则由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马国亮是本色的小品作家，生活没有给他提供特别富丽的经验，出版机关以其文化制高点的位置帮助他扫视着当时的文坛和时局，书籍又几乎如空气阳光一般滋养着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敏感并没有妨碍他的潇洒，他写得挺杂，谈不上森罗万象，却可以从他的小品中明白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种种。不过，《偷闲小品》之后的文字平添了许多实感，这些是应该归功于时代的。是时代生活的全新内容经由作者自觉的呼应，才使《偷闲小品》之后的作品显得平实得多。从《春天！春天！》的“题辞”看，这部集子是马国亮为痛失两个爱女而付梓的，但他已从一己的悲痛挣脱了出来，他还是不忘“我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社会”，并且坚执着一个信念：“我要关怀的不应该只是我的儿女”。倘若，我们将这部集子同他的处女作《昨夜之歌》作一比较，实在是可以为作者庆幸的。

这是一条作家走向成熟的路。《昨夜之歌》的抒情是真实的，但多少染着病态的软弱。在没有实际生活支撑的情况

下，作者唯有向观念讨文字。两本写给女人同时也是给男人的集子，多取法国蒙田随想体式，虽绝顶聪明，向人们显示了作者议论的才具，但终究缺乏情感的力度。随着生活幅员的扩展，作者的情感走向也发生了变化，粗砺替代了精致，而在写作技术的发展上，往昔的冥想色彩愈益稀薄，观察开始抬了头。他依然保持着发现生活理趣的兴味，但已有了素朴的装备；作者天生就聊天的才能，实际的生活和周遭所有的不称心，终于使他愤怒了！《春天！春天！》便是愤怒的结晶，他的激情因着对于生活的体验，具有了特有的张力，所有的情怀和见识，出发于思想的合致，尽管继续保留着他自个的格调。

小品是最宜于表现个性的文体，同时也是最便于向社会说话的文体。我们还得重复那句话，马国亮是最本色的小品作家，无论是表现个人，还是向社会说话，他始终信任自己的感觉，或感伤，或欢乐，或忧患，或愤激，除却艺术的需要外，他都表现得相当明朗，几乎毫无掩饰。这是海派小品与“五四”精神联系之所在，也是海派小品与人生联系之所在。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名为选编者另拟。

许道明

1993年7月

目次

湖畔之秋	1
醒来时不见了你	3
干了这杯,朋友!	5
请听一听,听我这可怜的浪人底歌声	7
黄昏	10
昨夜之歌	12
这儿有了我的生命	14
琴	16
在沉默中	18
无名英雄墓碑	20
对我笑笑吧,好人!	22
告诉我,我该走哪一条路?	24
潮之歌	26
迷宫	28
此地不可以久留	30
莫为我哭泣	32
行矣,我毅然踏上征途!	34
中秋	36
晚祷	38
撒娇	40

体面	43
烟	47
茶	53
糖	58
酒	62
咖啡	67
如此上海	71
顽皮的女孩	73
粗壮的汉子	76
秋之颂歌	78
冬日杂话	80
病的赞颂	82
没趣味的文字	85
新年说梦	87
论失眠之益	90
时代女性生活之解剖	93
在门槛外	98
自然底芳香	101
突变	103
花	105
天涯咫尺	107
叶	109
天籁	111
生命的回音	113
湖畔虚席	115
最后一日	117

春节·····	119
不恭喜发财·····	120
爆竹·····	121
冬树·····	122
最后的警告·····	123
愿望·····	125
在东方的山巅·····	126
起床篇·····	128
好人·····	129
平常日子·····	131
青鸟·····	132
人不如蝇·····	134
心上的警报·····	136
当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138
在黑暗中·····	141
盲眼的明人与明眼的盲人·····	144
途中闲拾·火车的脱班·····	147
途中闲拾·没有座位的人·····	149
途中闲拾·站上食摊·····	151
途中闲拾·论标语·····	153
途中闲拾·沉默的车·····	155
途中闲拾·记坐而入睡·····	157
途中闲拾·花溪之恋·····	159
途中闲拾·论旅伴·····	161
途中闲拾·人祸·····	163
途中闲拾·杞人之忧·····	165

途中闲拾·老了的车与未老的人·····	167
途中闲拾·新代·····	169

湖畔之秋

我挑着一肩的悲哀来到这凄冷的湖边，太阳西下，百鸟归林，残叶颤动于湖畔，草际，林间，叹息着凋零的命运。清清的湖水，起伏的群山，和那战栗于霜风的寒林，一切的一切，被这深秋的手抓着，在它冰冷的指尖下哀哭，悲吟。

我抚摩着我自己的生命的残碑，凭吊着昔日的遗骸，这梦幻，这梦幻后回忆的伤心！

荣华，富贵，柔梦，雄心，似瞬息前的暮霞，如今已为这漫漫的黑幕所覆盖，桂冠摔破了，宝剑亦已长埋。谁料得，当日绝世的豪气今日竟化作云烟；谁料得，当日拔剑长号，声震山岳的英雄，今日竟萎顿于此冷寂的湖边，依恋于颓败的残骸，守着消蚀剥落的破碑，流着懦弱者的眼泪。

我举头茫然，望着天上黯弱的星星，似荡妇的妖媚的眼向我作轻鄙的闪动；回看湖中，荡漾的波纹，掩映着星光，幻化作无数的幽灵，跳跃，旋舞，也在嘲弄，揶揄我怯懦的生命。秋风冷笑于山上，林中……

噫——已矣！我把我的头埋在袖中，我已无力鼓起我的愤慨以和这嘲笑我的群魔作战；勇气全消了，只余这瘦弱无力的残躯；热血全冷了，只留下这无用的滴滴的眼泪。

我挑着一肩的悲哀来到这凄冷的湖边，太阳西下，百鸟归林，残叶颤动于湖畔，草际，林间，叹息着凋零的命运。清清的湖水，起伏的群山，和那战栗于霜风的寒林，一切的一切，和了我这惨痛的心，被这深秋的手抓着，在它冰冷的指尖下哀哭，悲吟。

选自《昨夜之歌》